



圖二 鶴頭丹（鶴頂紅）山茶花 引自《中國茶花文化》



圖一 宋徽宗 山茶鷓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# 宋朝山茶花 猶在故宮中

宋徽宗的〈山茶鷓鴣〉、李嵩的〈花籃〉、林椿的〈山茶雪〉，這三幅宋朝名畫裏，都有美麗動人的山茶花。本文從植物學的觀點來分析這些畫中山茶，並且引用蘇東坡、康熙、乾隆的詩句，和盤托出這三幅山茶名畫的軼事與趣聞。

陳永銓

## 宋徽宗〈山茶鷓鴣〉畫中的鶴頭丹

宣和二年（西元一一二〇年）的春天，宋徽宗趙佶在紫宸殿畫了這幅〈山茶鷓鴣〉（圖一）。這時正值外敵壓境，生民塗炭，徽宗皇帝卻好整以暇，沉迷書畫。無怪後人譏笑他是「藝術的巨人，治國的侏儒」。畫中那隻鷓鴣（渠玉）就是現在的八哥

鳥，那株山茶花就是宋朝有名的鶴頭丹，現在則稱為鶴頂紅（圖二）。鶴頭丹之所以有名，因為宋朝大詩家蘇東坡〈開元寺舊無花，今歲盛開〉詩中提到：「長明燈下石闌干，長共松枝鬥歲寒；葉厚有稜犀甲健，花深少態鶴頭丹。久陪方丈曼陀雨，羞對先生首蓓盤；雪裏盛開知有意，明年歸後更誰看。」我們看圖一與圖二這

一圖一畫，那花名「鶴頭丹」的山茶花，姿色絕對不亞於牡丹花，誠不知蘇東坡為何用「花深少態」予以菲薄。何以肯定宋徽宗〈山茶鷓鴣〉畫中的山茶花就是鶴頭丹？除了參考《中國茶花文化》的「古代山茶花品種」來做研判，根據明朝王象晉《群芳譜》「鶴頭丹大如蓮，紅如血，中心塞滿

如鶴頂」，我們拿圖中的鶴頭丹來對照，真是佩服王象晉將她形容得唯妙唯肖。更讓人訝異的是，八百年前畫中的鶴頭丹，直到現在，花型似乎都沒改變。可見這樣的山茶花，從古至今始終受到人們喜愛，才沒有人想要改良這麼美麗的品種。

宋徽宗〈山茶鷓鴣〉畫的是鶴頭丹，畫中卻沒題寫花名，而需要後人費神考證。反諷的是，清蔣廷錫〈群芳擷秀〉畫的是杜鵑山茶，康熙皇帝卻題寫「葉舒犀甲厚，花放鶴頭丹；歲暮饒冰雪，朱顏不改觀。」

（圖三）可能是蘇東坡〈開元寺舊無花，今歲盛開〉這首詩的名氣太大，導致康熙皇帝誤以為「鶴頭丹」是山茶花的別號。其實「鶴頭丹」係指特定品種，而非山茶花的類稱。再者，明朝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提到「躑躅茶花如杜鵑花」（圖四），蔣廷錫畫的山茶的確很像杜鵑花，那當然是杜鵑茶而非鶴頭丹。筆者認為，蔣廷錫應該自知畫的是杜鵑茶，但在那威權時代，他絕對不敢指出康熙皇帝的錯誤，面對御題五言絕句，為臣者只能

磕頭稱讚「皇上英明」。

## 李嵩〈花籃〉中的南山茶

宋李嵩這幅〈花籃〉（圖六）的歷史已經超過八百年，由於風格獨特又貴氣典雅，才會被挑選為故宮「滿庭芳」歷代花卉名品特展」的刊頭。畫中那個編織精緻的花籃，裏面盛滿紅山茶、白水仙、綠萼梅、丁香與瑞香等花卉，象徵年節喜慶祥瑞。這五種花卉只有山茶的花色鮮紅，其餘都是淡色，一朵盛開的紅山茶擺在畫面正中央，儼然最佳女主角。從單瓣的花型研判，這山茶應該是宋朝當時頗受歡迎的南山茶。中國歷代有太多畫家都畫瓶花，那瓷瓶的亮彩難免搶去花朵的美色，況且瓶花的構圖必然高挑，只能用條幅捲軸收藏。李嵩改用花籃，不但跳脫窠臼，還別有巧思。因為花籃的色澤沉穩，更能襯出花朵的艷麗，況且花籃構圖方正，適合裱成冊頁而方便玩賞與收藏。所以這幅畫在歷代花卉名品中，可說是獨樹一格。

李嵩的另一幅〈花籃〉畫作（圖五），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。香港





圖六 宋 李嵩 花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五 宋 李嵩 花籃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《中國文物精華大全》



圖四 《本草綱目》 躑躅茶 引自《中國茶花文化》



圖三 清 蔣廷錫 群芳顯秀 山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《中國文物精華大全·書畫卷》介紹這幅〈花籃〉，也說是以山茶花為主。大概是兩幅畫的構圖相似，而且臺北故宮的李嵩〈花籃〉頗有名氣，才會讓人直覺地認為另一幅畫的主角也是山茶花。事實上，這幅畫裏頭並沒有山茶花，那朵被誤以為山茶花的主花，應該是錦葵科的木槿。何以見得？這要從植物學的角度來分析山茶與木槿之差異。

首先看「花蕊」：單瓣的山茶花，其雄蕊與雌蕊大多密集，而且緊貼著花萼生長，臺北故宮收藏〈花籃〉的那朵主花就是這樣的花型。木槿的雄蕊則合生成管狀而包住雌蕊，恰似一根突出的圓管，北京故宮收藏〈花籃〉的那朵主花就是這樣的花型。其次看「花柄」：山茶花的花萼大多緊貼著樹枝生長，幾乎看不見花柄，臺北故宮收藏〈花籃〉的那朵山茶花，雖然花柄畫得很短，仍有描繪失真之疑。木槿的花柄較長，在北京故宮收藏〈花籃〉的那朵木槿，花柄確實很長，但是畫得很逼真。最後看「花期」：山茶與水仙、綠萼梅同屬

冬季花卉，木槿與牡丹、百合同屬夏季花卉。李嵩是大畫家，當然會講究構圖的合理性，不可能將冬天的山茶花擺在夏天的花籃裏。

前面提到，李嵩〈花籃〉裏頭的山茶，應為宋朝當時頗受歡迎的南山茶，這也是參考《中國茶花文化》「古代山茶花品種」來做研判。宋朝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提到的南山茶（圖七），現在廣東與廣西等地仍有此品種，直接拿現代圖鑑來跟古畫做比對，相信大家能夠接受筆者的觀點。再者，明朝王象晉《群芳譜》提到的楊妃茶又稱美人茶（圖八），花型也很像李嵩〈花籃〉裏的紅山茶，只是花色有粉紅與深紅之別，或許明朝楊妃茶是宋朝南山茶的改良品種。進一步再以〈宋人山茶寫生〉（圖九）那株紅山茶，來跟李嵩〈花籃〉裏的紅山茶做比對，我們不難發現，那株紅山茶的花型更像〈花籃〉的紅山茶。不過，仔細看山茶樹上的每一朵山茶花，都沒有畫花柄，這才符合山茶花的特性。由此可見，〈宋人山茶寫生〉描繪得比較逼真，李嵩〈花籃〉畫中的山茶花則有失真之嫌。

籃〉畫中的山茶花則有失真之嫌。

### 林椿〈山槿霽雪〉中的白雪紅

搽

林椿是南宋孝宗淳熙年間（一一七四—一一八九）畫院待詔，他在八百年前完成的紈扇山茶並未題款，故宮〈藝苑藏真〉畫冊上的條籤林椿〈山槿霽雪〉（圖十）是後人所題。通常畫冊是裱裝成一面書一面畫的對幅形式，這幅畫的左面是乾隆皇帝題詩「早稱花草擅錢唐，喻擬青藍師趙昌；槿自禁寒雪自積，紅紅白白正相當。」乾隆一向被批評是故宮書畫的破壞元凶，他在歷代書家畫家刻意留白的位上，又蓋章又題字，就像亂蓋違章建築。然而，乾隆對這幅山茶卻是憐香惜玉，不但題詩用印都沒有破壞畫面，就連「茶」也考究地寫成「槿」，可見他非常愛惜這幅畫。

畫中這棵紅山茶，跟李嵩〈花籃〉的紅花一樣，都是南山茶。只不過那花籃與山茶是擺在室內，而這棵山茶則是長在室外，所以在雪霽之後，花心與葉面都還留有殘雪。

這幅畫最難得的是它彰顯出山茶獨特的魅力，因為在眾芳搖落的寒冬，山茶的紅花綠葉依然光澤亮麗，傲立霜雪中，難怪明朝生活大師李漁《閒情偶寄》說「山茶戴雪而榮，歷春夏秋冬如一日，殆草木而神仙者乎？」的確，日本人也佩服服山茶花能夠戴雪而榮，更將「椿」（ツバキ，Tsubaki）奉為神物。如果我們用數目來解字，山茶的「茶」字還代表一〇八，因為茶的「艹」字指二十，人字加木字是八十八，二十加八十八，不就是一〇八？所以古人祝賀一〇八歲的老壽星過生日為「茶壽」。由此推論，乾隆珍愛此畫有其原因，當時這位「八徵耄念」的十全老人，會不想過「茶壽」嗎？甚或期望跟畫中的山茶一樣永保健朗呢！

就畫論而言，這幅畫的構圖設色非常精彩。關於用色方面，林椿在山茶的紅花、綠葉與黃蕊之間，運用點畫的方式描繪出積雪的厚度，顯得既立體又生動，更能烘托山茶之花紅、葉綠與蕊黃。而且殘雪稍融又凍結成冰霜，在花瓣與葉面交錯出晶





圖十 南宋 林椿 山茶畫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七 宋代南山茶 引自《中國茶花文化》



圖九 宋人山茶寫生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三 七巧 作者攝於至德園



圖十二 六角 作者攝於至德園



圖十一 十八學士 作者攝於至善園



圖八 明代楊妃茶 引自《中國茶花文化》

瑩剔透的層次感，其間之色彩變化極為生動，豈是乾隆詩句「紅紅白白正相當」所能形容。關於構圖方面，畫中三朵紅花，有盛開、有含苞、有半遮，可說是朵朵別具花型；綠葉則有正面、背面、側面，更有直挺、捲曲之別，可說是葉葉各有姿態。最具神韻的是，林椿畫那山茶樹枝的末梢向下彎曲，讓人有殘雪壓在山茶花葉，幾乎不勝負荷的感受，因而撐出了力道與動感。一幅小小的畫面，居然能營造出這麼豐富的意境，難怪會博得乾隆皇帝的青睞。

### 乾隆分辨山樅與茗茶

前面提到乾隆皇帝將「山茶」寫成「山樅」，其用意似為避免與茗茶的「茶」字混淆。我們看乾隆在明朝畫家邊文進的「歲朝圖」上題寫「松栢梅樅蘭水仙，靈芝天竺間便娟；更看朱柿傍如意，名寓其然豈易然。」這首詩同樣以「樅」代「茶」，就是為了避免混淆。因為「樅」字並未載入《康熙字典》，所以筆者推論這個字是乾隆所創，可能取自陸羽《茶

經》「其字或從草（茶）或從木（樅）」。不過，「教育部異體字字典」字號A03475，確有收集這個異體字。

本文標題「宋朝山茶花」，指的就是故宮收藏的上述三幅宋朝山茶名畫。事實上，故宮的山茶花不僅展現現畫面上，更是綻放庭園內。一〇〇年十一月間，筆者在臺北市政府花卉試驗中心綠化教室演講「山茶花開故宮中」，除了介紹故宮收藏的歷代山茶名畫，還特別介紹至善園、至德園裏的山茶花。每年國曆元旦至農曆新年前後，是山茶花開時節，在欣賞山茶名畫之後，再步入至善園，會發現迴廊入口有二棵粗壯的山茶，花名「紅牡丹」；碧橋西水榭外有一棵大名鼎鼎的山茶，花名「十八學士」。（圖十一）此外，至德園荷花池的木橋邊，也種了幾株山茶，品種有白六角、花七巧。（圖十二、十三）究竟是畫面上的山茶花或是庭園內的山茶花比較美麗動人？大家不妨做個評比。

作者為前新北市勞工大學講師